

这是一天里我与两个普通陌生青年的相遇。不夸张地说，这样的相遇有时不出门也会发生。这不，这天闻门铃响，我开门即见门外站着一个捧着纸盒、年约二十的年轻快递员。一见我，他开口道，这是你家楼上邻居的快递，他家现在没人，想请你代收一下。我和妻已退休，邻居多是年轻忙人，他们不在家时，我们已习惯代收快递件。

回进屋刚坐下，忽听门铃又响。开门，门外还是那位年轻快递员。不好意思，和收件人刚通电话，他今天在家，那我给他送上去。他接过纸盒时，看到了我家客厅大书橱和满地堆放着的书，不由问道，你是卖书的？我说不是，我喜欢看书。他说，我也喜欢看。说完便撒腿上了楼。

回屋后，我一眼见书堆上有数本今年的《点滴》杂志。不及多想，我又打开门，叫住了正匆匆下楼的年轻快递员。我说送你几本书。书递到他手上时，我随口问道，知道巴金吗？他答知道，我看过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。我说这杂志就是巴金故居、巴金研究会主办的。他脸露惊喜，太好了，我一看就喜欢！看得出，这是一个真喜欢看书的青年。本来我还想再找些书送他，但他接过《点滴》道谢后，脚步已急着迈出。是啊，他助动车上堆得高高的快递件，正等着他一递送。

当晚，我和几位朋友在外聚餐。聚餐结束，骑上电动车回家，我发现自己犯了个错误——出门前没给电动车充足电。结果骑行了大半个路，电动车终因耗电尽而抛锚。平时充足电骑起来自在生风，一如快鹿般的电动车，一旦电耗尽趴在那里，简直就像一头没了气息的驴。这里是僻静路段，天色又已晚，根本找不到地方充电。无奈，我只能不顾腿酸下车推行。但只推了小一会儿，我就气喘吁吁累得不行。可停在这里肯定不是事。于是又骑上车，用一条健康的腿蹬地，双手握把，弓身使力，配合前行。这样尽管还是累，但毕竟在慢慢前行。几乎就在这时，我眼角余光突然发现，左后方不远处，有个一路小跑的身影，正在逐步向我靠近。我顿时不警觉地停了下来。

原来是个晚间跑步的青年，小个儿，估计也才二十岁出头。看得出，他靠近我时脚步有些犹豫。显然，他也意识到，在四周无人又无路灯的偏僻小路，故意走近一个狼狈“骑行”的陌生人，难免会令人生疑。我正疑惑间，就听他轻声问，是车没电了吗？我说是。他说，我来推你。我一下子明白他走近我的用意了，心头不由一暖。不过我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和劳累他，再说这里离我家已不是很远。于是赶紧谢谢他，我说你忙吧，我前面就到家了。他说没事，白天工作紧张，晚上出来边放松、边跑步锻炼，推你也是顺道。小伙子说话不乏幽默。我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，再想起白天那位年轻快递员，便不难想见他们在大都市讨生活应该不会轻松。见我婉拒，他也不再坚持。于是撒腿向前跑去，很快没了影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十多分钟后，当我终于汗涔涔弓身蹬着“没了气息的驴”到我小区门口时，竟一眼瞥见那小伙子正站在小区对面望向这里。我顿时明白过来，我先前说我家就在前面不远，前面最近就这个小区，他是怕我因不好意思麻烦他而没说实话，所以就候在这里。显然，如果这里不是我的目的地，我相信他因看不得我的狼狈“骑行”，肯定会坚持帮我。这里是我今晚的目的地。这一刻，我们就像两个老朋友，默契地相互挥手道别。

这便是我一天里与两个陌生青年的相遇。我不知他们姓名谁，只知道他们一个积极向上，工作再忙也不忘阅读；一个内心向善乐于默默助人。如此有缘相遇，哪怕仅仅是一面之缘，岂能不珍惜。

### 相遇有缘

陆其国



政民路，位于复旦大学邯郸校区北面，东起淞沪路，西接武东路，长约1300米。这条路，普普通通，没什么特点。不过，它的历史，却和复旦在江湾立校的时间一样长。

1922年2月，复旦从徐家汇迁到江湾。飞檐翘角的柱柱堂（今复旦校史馆）、简公堂（原复旦200号）和第一宿舍（今复旦相辉堂原址）等建筑矗立在走马塘畔，奠定了江湾复旦的最初版图。与之配套，在校园南侧还建造了一座古色古香的校门（位于今复旦正门西侧，2005年在原址复建）。然而，直到1924年，这座校门前还是一片荒野，无路可通。师生无奈，进出只得走后门（北门）。

复旦后门前，倒是有一条路。它在复旦迁入江湾时开筑，是江湾跑马厅业主叶贻铨建造叶家花园时开辟的煤屑路。叶家花园位于今政民路肺科医院内，是叶贻铨为纪念他父亲、沪上巨贾叶澄衷而建的夜花园，一旁的煤屑路先后以叶氏路、澄衷路、叶盛路、政澄路命名，都与叶氏家族关联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它的路名为政宁路，因与镇宁路同名，1980年被改名为政民路（以下统称“政民路”）。

政民路的盛衰与复旦后门相辅相成。复旦后门开在政民路西端，往东可达叶家花园和江湾跑马厅。作为师生出行的主干道，当年政民路商铺林立，饭馆、水果店、西服店、弹子房、溜冰场一字排开，非常热闹。1930年，入读复旦人数增多，校内宿舍客满，不少商家趁机在路边开设校外宿舍，如“良友”“地保家”等，吸引学生入住。在所有校外宿舍中，当属“Eton（伊顿）”最著名。它是一幢红砖二层公寓，外表庄严，设备先进，租金却远高于校内新式的第四宿舍（今复旦寒冰馆）。Eton老板会做生意，傍名英国伊顿公学（Eton College），给人一种国际化的感觉。据说1932年一·二八事变时，因Eton高挂英国国旗，幸免于日军炮火。

### 政民路与复旦后门

张国伟

复旦后门向西，是政民路的延伸线，跨过一座木桥，有一条土路直通淞沪铁路江湾站。近年来，我在研究复旦校史时发现，当年不少复旦兼职教授，都住在淞沪铁路沿线，如郑振铎、赵景深等先生的住所，分别离老北站、天通庵车站不远，乘淞沪列车到江湾车站下车，然后步行或搭乘人力车到复旦后门，相对便捷。1926年3月，“亚洲球王”李惠堂任复旦体育部主任兼足球队教练。在他的指导下，复旦足球队水平很高，曾与交大（原南洋公学）足球队在麦根路球场（位于今铁路上海站附近）有过多场“同城德比”。某日比赛，铁路部门特开出专列一对，分别从徐家汇和江湾车站始发。有人回忆，“沿途观众之拥挤，声势之浩大，虽剑桥与牛津之足球赛，恐亦不过尔尔。”复旦足球队和啦啦队就是从复旦后门前往江湾车站的。

1925年以后，复旦正门前的翔殷路（今邯郸路）开辟，正门街市开始兴旺。后来，复旦校车通了车，从正门可直接达天通庵路。到了抗战前夕，复旦后门通往江湾车站的交通已趋淘汰。1937年八·一三事变，日军炮击江湾，复旦校园遭到重创，后门路边的商铺、房舍被夷为平地。1946年复旦从重庆返沪时，政民路已经满目疮痍，杳无人烟。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，这一带仍未恢复元气，当年在复旦读书的陆谷孙先生曾这样描述：“荒凉仄径，旁观者稀，惟有从北边偶尔传来几声苍凉的火车汽笛声……”

改革开放后，政民路迎来了春天。几天前的一个黄昏，我到政民路，但见复旦、财大学生熙熙攘攘，路边饭馆门庭若市。走过一家熟悉的、开张多年的西餐馆，我忽然想到，早在90年前，这里就有西餐馆了——有一家“中山餐室”，老板还曾担任过孙中山先生的司厨呢！今天，政民路和五角场其他小马路一样，平和、不露锋芒，但它曾经过去，足以令人惊叹。



傲霜风骨(中国画) 胡艳梅

阿部一家，是日本福岛县的一户普通农民。今秋，我应邀到他家做客。

阿部和他的妻子在门口欢迎我们一行。阿部的头发虽已花白，但身板挺直，说话语气十足。进入室内，只见墙上赫然贴着一条中文条幅：天天都是好日子。我赞扬这个条幅立意好。阿部告诉我们：我从小爱写书法，用这句话作为我家的家训。天天都是好日子的含义是：每天有笑容，全家要和睦，每天都是好日子，好好过每一天。他还喜滋滋地说，我和妻子是自由恋爱结婚的。有两个孩子，长子和我们一起过。今天，正好是阿部获郎和他的妻子阿部橙子金婚纪念日，阿部72岁，

### 阿部一家

王涵

他的妻子71岁。我说，今天更是一个好日子。阿部的母亲活了100岁，去年才去世。看得出来，这是和和美美的一家人。

在客厅里席地而坐，是日式的座位。阿部生怕我们坐不习惯，拿来了几方棉垫，并建议我们把脚伸进长桌里，里面有一条棉被被暖足，原来棉被下面有一根从客厅里延伸过来的暖气管道，伸进去脚果然十分暖和。阿部说，脚暖全身就暖和了。我们说，暖气现在尚不需要。长桌上放着他自家种植的柿子，阿部妻子切片让我们品尝，当地的柿子是硬的，但色彩是橙色的，切片像生梨，但味道极甜，别有风味。阿部告诉我，现在正

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——《孟子·离娄上》

此语未讲“无后”外的另两种不孝。东汉学者赵岐注：“于礼有不孝者三者，谓阿意曲从，陷亲不义，一不孝也；家贫亲老，不为禄仕，二不孝也；不娶无子，绝先祀祀，三不孝也。”（杨伯峻《孟子译注》）

其实，孟子不只一次且具体论述过不孝。据《离娄下》，齐国人都说将军匡章不孝，可孟子却与他来往，礼貌待之；孟子的学生公都子不理解，请老师说明。孟子说：世俗所谓不孝有五种，一是四肢懒惰，不管父母的生活；二是沉溺于博戏、下棋、饮酒，不管父母的生活；三是吝啬财物，偏爱妻子儿女，不管父母的生活；四是放纵耳目的欲望，给父母丢脸，使父母遭受羞辱；五是好勇斗狠，经常打架，令父母担心，又危及父母。匡章没有这五种不孝中的任何一种……

据《告子下》，孟子与学生公孙丑讨论两首古诗，有如下总结：“亲之过大而不怨，是愈疏也；亲之过小而怨，是不可矶也。愈疏，不孝也；不可矶，亦不孝也。”父母的过错大，却不抱怨，会导致与父母越来越疏远；父母的过错小，却要抱怨，是不能忍受父母的一点刺激。两种表现都是不孝。

孔子说：“事父母几谏。”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还说过：“父有争子，不陷无礼。”（《孔子家语·三恕》）主张子女要对父母的过错进行委婉规劝。否则，是对父母不负责任，是陷父母于无礼、不义，这当然是不孝。孟子观点与孔子一脉相承。看来，赵岐的注释准确与否且不论，起码是不错。

不孝不管是什么意思，“无后”（指没有儿子）都是其最大者。不仅孟子这样说，古代中国人也都这样说。西周初立，分封众多诸侯国，“国之本在家”（《离娄上》），每一国都是一个大家，家就是国，国就是家，故称家国。后世学者将其归纳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社会。这一制度是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末期产生的父系家长制的延续和扩大。从此，以男性血脉为基础，家庭、家族、宗族层层扩展，在历史舞台上不断上演或喜或悲的故事。

周代各都城王宫以外、城郭以内的居民，以及城郭以外、郊野以内的居民，统称“国人”，许多具有贵族身分，特别是中小贵族及没落贵族。此外，还有大量以手工业为营生的自由民。他们要承担军赋，出任甲士，组成军队。城郊以外的民众是“逐人”，亦称“野人”，主体是基层劳动者，承担田赋，为国家提供粮食、肉类、石材、木材等生活和生产资料。这两类人都不得不重视男性后代的繁衍。

从西周建国至春秋末叶的五百余年间，始终如此。战国以降，形势大变，但对军力和物资的更大需求仍靠一代又一代男人的支撑。所以，孟子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是当时普遍的观念，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。

拙文多次强调，世间道理有绝对的，有相对的，而大多是相对的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随着封建社会退出历史，其必然性与合理性便荡然无存了。于今，这句名言已无现实道理可说。制度大不同，观念大不同，生活方式亦大不同矣。

是柿子的收获季节。刚摘下来的柿子味涩不能吃，要用高浓度的烧酒喷一下，放在地窖里藏15天，味道才会变甜。他家的柿园占地3.5公顷，有一个柿子加工厂。我问：有多少人经营这个柿园？阿部告诉我：农活基本由妻子和儿媳经营。柿子年产1300箱，每箱7公斤。除柿园外，他家还有2.5公顷的稻田。阿部的儿子名叫阿部护，今年45岁，是东京日本大学法学系的毕业生。毕业后，他不愿到司法和律师部门工作，而是子承父业，回家务农。我问他：现在在日本许多青年人都不愿意务农，你为什么乐意干农活？

阿部护淡然地答道：现在日本经济不景气，大学毕业生在城市里找工作都很难，即使找到工作，不知道哪一天会丢掉饭碗，干农活也是一份事业，工作稳定，收入稳定，一家人在一起过，我为什么还要跑到大城市去打拼？我又问：全家经营五、六公顷土地，农活来忙得过来吗？阿部答道：插秧、

收割和摘柿子都是机械化，忙不过来雇几个工。说完，阿部护将我们带到柿园，他身手敏捷地驾驶一台柿子收摘机开过来，它可以灵活地上下左右升降，可以360度旋转，但采摘还要靠手工。阿部护告诉我，使用收摘机，采摘柿子的效率，可提高10倍。阿部还是位热心公益人士。他经常到福岛市的监狱做犯人教育工作，劝说他们改过自新，并接受犯人来村里劳动，要求村民不要对他们抱有成见。他有效地帮助了20多名在押犯人的转变。为此，他去年获得了法务省的奖状。临别，阿部又邀请我们参观他的住宅，和东京、大阪等大城市比，一家五口在这里住得非常宽敞。此外，他家还有一个农机储藏室，一个地下储藏室。最妙的是阿部家的厕所，打开厕所门，电热马桶盖会自动翻上去。这个创意是阿部的小发明，他得意地告诉我，只要安装一个联动的感应装置，就可以拥有智能卫生间了。我们对这个小细节赞叹不已。

### 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」

白子超



孟子选读

生，名字也不好听啊。

熬水面，也有人写成酣水面、涎水面，但我觉得，熬水面为正宗。所谓熬水面，实际上就是岐山臊子面，它是臊子面的另一种吃法。在当地有很多传说，有一个传说鲜有人知，据说当年有个将军打了胜仗，要犒劳三军，所以杀了很多猪，让士兵们吃。但是，突然发现，猪肉不够分，于是，就做成肉丁，加配菜，下面条，这样，所有的士兵等于都吃上肉了。而这个面出奇地好吃，逐渐演变下来，就成了后来的臊子面。据说，现在不再提倡吃熬水面，不卫生，不过，其滋味仍留在岐山臊子面里。

### 十日谈

秋冬之味 一点金色，一抹暖意。 责编：殷健灵

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个秋天，正是果子成熟时，我在一家大三线的工厂工作，做秘书。

有一天，厂长办公室主任带我们三个秘书外出，参加一个婚礼。我们四个人一桌，刚坐下，就有人端着大木托盘过来了，托盘里面放满了白瓷碗，白瓷碗冒着热气腾腾的白气。中年妇女把一个碗放在我们面前，摆了一大堆。我一看，是辣子面条啊。红得像血一样的辣椒油，里面有香菜、豆腐丁、胡萝卜丁、葱花、肉丁。面条，白得像玉一样，稀稀疏疏有几根。整个色彩最醒目的只有三种，红白绿。好看且诱人。

另外两个秘书同事是陕西人，一看面条上来了，眼睛放光。他们是当地人，自然很熟悉。我是山西人，第一次见面条这种做

法，好奇，忍不住低声问主任：“王主任，这是什么面条啊？”主任红扑扑的脸上显出不悦的表情，他把眉头一皱说：“吃你的吧，不要问！”他可能觉得自己过于严厉，所以把表情变得柔和了一些，冲我一笑。

### 熬水面

安武林

我低头刚捞出几根面条，他们两个已经开始吃第二碗了。碗不大，面条不多，我吃完一碗，他们就吃了三四碗。这面条吃起来很过瘾，辣、香、酸。陕西的许多

面食，必须要配陕西的醋才正宗。换别的醋，味道就不对了。中年妇女很忙活，她又端来了第二批面条，取下盛好的面条，把我们吃光的碗放进盘子里端走了，来来回回好几趟。我们只吃面条，几乎不喝水。整个院子里的人，都如此。唏哩呼噜吃饭的声音，如同维也纳音乐会上大提琴沉闷的声响一样。我们吃完饭后，就离开村子了。在路上，我一直闷闷不乐。主任知道我心里不痛快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，他说：“小安，这个面条叫熬水面。他们把汤倒进锅里，继续煮，继续下面条。汤越煮越香。”哎哟，好吃，但不卫